

2554

礦工之歌

瑪麗·瑪耶洛娃著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礦工之歌

瑪麗·瑪耶洛娃 著
鄭永慧 譯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Marie Majerova
LE CHANT DU MINEUR
E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
Paris 1951

礦 工 之 歌

著 者 瑪麗·瑪耶洛娃
譯 者 鄭 永 慧

書號 017 124 頁 32 開 130 030 字 定價 132 [52]

一九五四年四月第一版 [新 1]

本版印數 5 000 冊

1—5 000

定價 1 900 元

• 出 版 者 •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國明路一六九號

中 和 印 刷 廠 製 版

中 和 印 刷 廠 印 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前記

瑪麗·瑪耶洛娃是捷克斯洛伐克當代最優秀的作家之一，她是國家獎金得獎人，現任捷克斯洛伐克作家聯盟副主席。她的著作爲捷克人民所熱愛，並已譯成各種文字，在各國人民中擁有廣大的讀者。在蘇聯，俄文版的瑪麗·瑪耶洛娃選集就獲得了極高的評價，成爲蘇聯人民所最喜愛的文藝讀物之一。雖然到目前爲止，她的作品還未被介紹到中國來，但瑪麗·瑪耶洛娃在中國却已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一九五三年九月底，根據中捷文化合作協定應邀來我國訪問並參加國慶觀禮的捷克斯洛伐克文化代表團，就是由瑪麗·瑪耶洛娃率領的。

瑪麗·瑪耶洛娃於一八八二年誕生在布拉格一個貧苦的工人家庭中，三歲的時候就死掉父親，靠她母親的艱苦勞動來維持生活。後來她的母親改嫁，帶着她隨後夫遷到波希米亞的克蘭特諾城去居住。當時克蘭特諾因爲附近有重要的煤礦，正在逐漸成爲一所工業城。

市。她的後父當了礦工，因此年青的瑪麗對煤礦工作的艱苦、危險以及礦工家庭的窮困、艱難，都有極深刻的認識，同時也認識到爲什麼礦工們爲着爭取生活的改善，要發動猛烈和頑強的鬥爭。

生活在這工業城市中，生長在礦工的家庭裏，而又親身參加連續不斷的階級鬥爭，這一切，使瑪麗·瑪耶洛娃對當時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有了正確的認識，打下她終身和工人階級站在一起奮鬥的基礎。

年紀還很輕的時候，瑪麗·瑪耶洛娃已經愛好文學。由於無法繼續畢業，她動身到布達佩斯去，幫助富有的親戚管理家務。她開始寫一些中篇小說和詩，當了新聞記者。一九〇一年以後，她先後在維也納和巴黎旅居，發表過許多通訊和中、長篇小說。

瑪麗·瑪耶洛娃的作品大多數是以抨擊資本主義社會和歌頌工人階級爭取解放鬥爭爲主題。哥特瓦爾德總統曾經讚美她的作品是『真正社會主義的，真正愛國主義的，真正人民文學的卓越的典範』。她的主要作品是：『最美的世界』，『汽笛和礦工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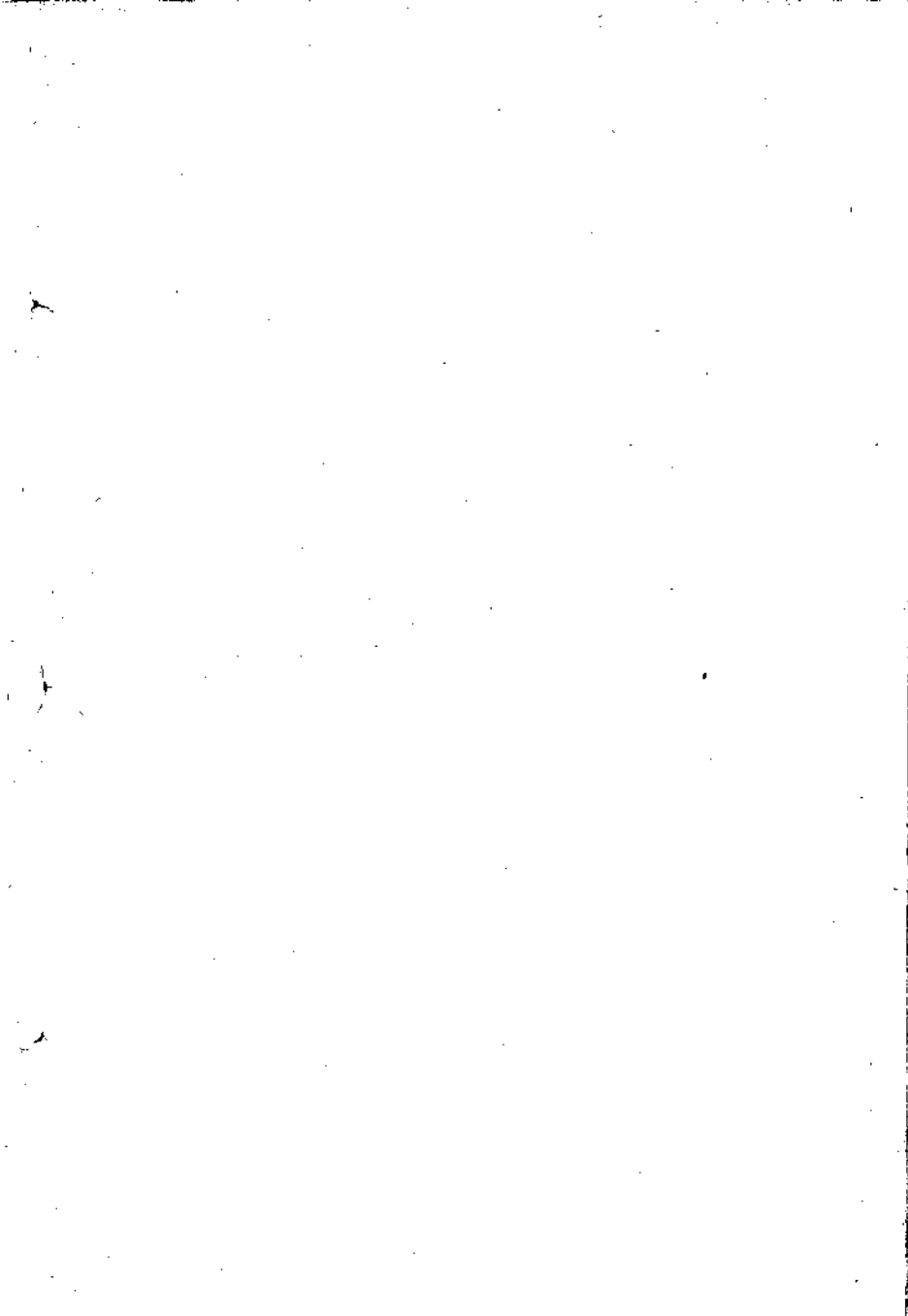
『礦工之歌』是一部真正的煤礦工人的史詩。它通過一個煤礦工人的一生，寫出工人階級的勤勞、勇敢、團結、大公無私、熱愛真理和正義的高貴品質。它描寫一對互愛互敬的礦

工夫婦，備受舊社會的迫害，流離顛沛，過着淒涼困苦的生活，晚年在經濟恐慌的壓迫下，竟致淪為乞丐，從而使人得出結論：工人階級的唯一出路便是否定和推翻這種社會制度。同時它寫出礦井裏面的困苦工作情況；寫出礦工們經常在死亡和殘廢的威脅下面工作；揭露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反人民本質，堅決反對這種給人民帶來苦難的戰爭。它的現實主義的藝術手法，使讀者隨着事件的發展，很自然地和書中主角的思想感情結合起來。通篇運用礦工們的口語，更使本書具有特殊的風格。瑪麗·瑪耶洛娃所以能夠有這種藝術上的高度成就，不僅僅因為她非常熟悉礦工們的日常生活，最主要的還是因為她自己已經完全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上，和礦工們有着同樣的世界觀，有着相同的對將來的憧憬的緣故。

本書是從法文轉譯的。譯者最感惶恐的是很難將原書的特殊風格傳達出來。而且譯者對煤礦是門外漢，雖然找過一些參考書和請教過人，但關於煤礦的名詞恐怕難免有譯錯的地方。因此，很希望讀者們，尤其是礦工同志們，提出批評和指正。

譯者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礦工之歌



我們談過些什麼，我的朋友們，我已經記不起來了。

那時候，也許我根本沒聽見我的同組夥伴在說些什麼。他像一隻喜鵲那樣吱吱喳喳，我跟他不上。突然間，我覺得彷彿有一塊瓦片敲在我的腦蓋上。我豎起耳朵傾聽，他的那句話到現在還在我的腦袋裏奔馳着：「洪查，你不認識一個姓胡狄克的人嗎？」我的天，多少日子以來，我沒有聽見過任何人高聲說出這個姓氏。我當時吃驚得跳起來嗎？我的臉色洩漏了我的心事嗎？可惜在這樣的時刻不能夠看看自己的臉。我永遠想像不出我當時不愉快的樣子。我自己問自己，就算我的眼前經常有一面鏡子吧，但遇到這種問題的時候，難道我還不趕緊想法子裝模作樣，反而會有閒情去觀察自己嗎？

我到底怎樣回答他呢，我的朋友們，我的朋友們呀！無疑的，我沒有回答，因為我們兩個沉默了好一會。然後，不知什麼緣故，我們彷彿不是單獨兩個人了，不信任的心像一

個壞孩子一樣站在我們中間，以後就一直沒有離開我們。

後來我是怎樣走下礦井的，我真的一點也不知道。他這句話使我充滿了憂慮，只有到達礦井的時候，我的心思才能夠轉變，因為這時候我要留神使風鎬刨得準。等到風鎬一發出吼聲，我就什麼也不想丁。

不過，工作完畢以後，我還沒有呼吸着地面的空氣，憂慮又抓緊了我。我的這個同組夥伴從什麼地方得到這個秘密的呀？米爾法告訴過他一些什麼事情嗎？不可能的，米爾法是一個兄弟，而除了我的老婆和他以外，沒有人知道什麼。

我真瘋了。這件事情使我非常不高興……一切都很糟糕！我應該馬上質問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但是現在要想這樣做已經太遲了……是的，這對於我是一個打擊。我竟然不指望着我的同組夥伴的眼睛，我把他扔在淋浴間，我自己一個人回到家裏。他是一個好青年，只可惜他恰巧是羅斯特洛夫人！有時候我覺得他的視線停留在我的背脊上，可是眼光裏並沒有威脅的成份，只可以說是帶有憐憫的意味，這樣就更糟糕。

危險就在這裏。我覺得焦躁不安，彷彿在地底下遇到礦燈噴出火焰來一樣。對於一切都不信任，只感覺着當前的危險，對於其餘一切都不注意。現在我單獨一個人在走着。我

覺得好過些嗎？不，我是在牢籠裏面。整個來因河流域就是一個大牢籠。這是一架大圍牆。圍牆裏面都是些礦山和鍊鋼廠。這是一道鐵絲網。從波森到多得門特，從愛爾拔非特到不來梅。你分辨不出什麼，所有的市鎮都是相似的。這是一架黑色的大圍牆，後面是無數的煙肉，瓦斯管，起重機，和轟隆轟隆的喧鬧聲，這裏在蘭斯基特，情形並不比那邊好！也是一塊佈滿煙肉的土地；請看這些黑色的板壁，它們在我的旁邊走着，它們真的像活人一樣跟着我。在這裏，除了被煙燻黑的板壁，和礦工住宅的佈滿煤煙的房子以外，不會看見其他東西。

的確，這裏的情形沒有一點和我們的家鄉相像。

在這裏，要把屋子分租給房客，就必須特地為房客預備一張床。為的是使他不致於在你到礦裏去的時候，跑到你的床上打滾！真的，子女不應該和父母住在同一間房間，這一

●波森(Buchum)、多得門特(Dortmund)和愛爾拔非特(Elberfeld)：德國西部魯爾煤區的城市，波森在多得門特之西，相互間距離很近。波森之南是愛爾拔非特。不來梅是德國北部威悉河下流的大港。

●蘭斯基特(Ramscheid)：德國魯爾煤區的一個城市，在愛爾拔非特之南，兩者距離很近。

點很合我的心意，這是好的，我贊成。在這裏，只有結過婚的人有權利同居在一起，如果想和自己的愛人住在一所房子裏，那就必須先和她結婚。不過結婚儀式不必在教堂舉行，而且一個自尊自重的主婦，是應該有兩間房間和一間廚房的。

這一切都稱我的心意，可是同時有些什麼東西在燃燒着我，彷彿我是蘇屑似的。如果我把自己的身份暴露出來，人家一定要叫我滾蛋！呀！最好不要去想它，恐怕抓緊了我，絞扭着我的肚的腸。這大概是每一個亡命的人都遇到過的情形。真的，你得對一切都抱着不信任的態度，那才不致於露出馬脚。而且，到哪裏去呢？我在未出走以前，不是已經走遍了我們家鄉的所有礦山嗎？到處都是同樣的調調兒：

「把你的身份證拿出來。」

怎麼辦呢？我當時只好把身份證拿出來，於是人家馬上知道我是誰。募工處的職員們用一種心照不宜的神氣互相注視。對於我們這些青年工人，他們特別注意，就像他們特別注意某些老礦工一樣。因為那些老礦工是屬於罷工委員會的，而我們這些青年工人是保護礦工利益的。到處碰到人們對我們說『抱歉』，在這段時期中，我們的名字早已給列在黑名單上。有一天，在巴萊礦廠，門警對我說：

「魯道爾夫，不要進去了，這對於你沒有什麼好處，老朋友。還是到別的礦裏去試試看罷，也許不是到處都有人認得你。」

對的，可是我奔走了整整一星期，絲毫沒有結果。連那些屬於別的公司系統的礦山，我也試過了。有一次我以爲很有希望。我看見大門外面有一張告示：招募二十個風鎬手和十五個採煤工。我走進去。在我前面的和在我後面的人都被錄取了，只有我沒有被錄取。

而在那時候，人家只要看我一眼，就知道我的氣力大得連石頭也鑿得開；我的朋友們，在那時候，我的肌肉粗大得連今天的這種褲子也穿不進。我的身份證害了我。身份證上面有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是在黑名單上的。我相信募工處的職員把所有黑名單上的名字都已背得爛熟。我的心火冒起來了。在最後一個我到那裏找工作的煤礦裏，我說：「你們到底用不用我？」也許他們對我害怕起來，他們讓我去檢驗身體。

「這樣，」一個職員對我說，「拿了這張便條到醫生那裏去，如果驗出來你是及格的，再到這裏來。」

他們沒有什麼困難便擺脫了我。一定是我的樣子使他們看不順眼吧。他們也害怕我的拳頭會打他們。我的像鉄錘一樣的兩隻大手倒也起了一點作用。直到今天，我的老朋友們

還對我說：「洪查，你有這一雙大爪子，應該去領一張執照才算合法呢！」當然，醫生並沒有認為我的身體合格。我上當了！

我憤恨到了極點。正巧在這時候，有幾個和我處在同樣窘境的同伴們準備好到外國去找工作。我對他們說：

「我決定走了。」

「很好，」他們回答，「可是你還沒有服過兵役，魯道爾夫。我們設法子替你安排一切，使你不致於有什麼麻煩。」

他們替我安排得很好。這班寶貴的青年！有些僑居美國的克蘭特諾人。給礦工們寄了點錢來，我們每個人分得二十個都加^①。只要我想起這件事，這些都加彷彿今天還出現在我的眼前！……一路上我們在農莊裏食宿。那真是值得紀念的時代啊，我的朋友們！

那時候，捷克的工人和捷克的農民完全是一家人。我還清楚地記得伏盧白克老爹，彷彿

● 克蘭特諾 (Kladno)：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個城市，在布拉格的西北角，還是本書主角的故鄉，也是本書作者的故鄉。

① 金幣名，每個約值十五十二法郎。

佛我昨天還見過他一般。一聽見有礦工在他家的門口，他立刻跑出來，把我們帶進客廳，吩咐他的老婆說：『媽媽，把豬油煎馬鈴薯給這班年輕人吃。你們愛吃些什麼呀，孩子們？』

『我們要到外國去，我們希望有一部雙輪小車子趕路；我們沒有錢買車子，三個月以來，我們欠了一身債；我自己就欠人家廿五個都加，如果您願意，請您借給我們一匹馬和一部雙輪小車，這是我們對您最後的請求。』

伏盧白克向我們望了片刻。天呀，那時候我們的神經多麼緊張！我以為他要拒絕我們了，可是他對農莊的小廝喊道：

『溫石克，明天早上你駕車子。』

啊！我必須改變我的想法，我看一切都太悲觀了。我們的分離並不愉快。和母親分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一直以為我要留在母親身邊，一直留到她死為止，我將來結婚的時候，也要帶着她住在一起。母親為我們所做的事情太多了，特別是為了我，我永遠不會忘記她，是為着我，她寡居以後才沒有再結婚，雖然那時候她年紀還輕，人也長得不錯。其次最難堪的一件事，是把美爾珈留在那裏，這是非常痛苦的。幸虧我們分離的時間並不太

長，她後來到我這裏來了。我的天啊，我們結婚到現在已經有十五年了，時間過得真快！那時候，我們還不知道後來的結果很好，我們像兩個小孩子似的痛哭。沒有辦法，這是年青人幹的傻事，分離總是要分離的，我們分別了。

我不再聽見她的嗚咽聲，我就抑制住自己。同時在火車上也有許多新奇的東西可看。一切對我都很新鮮，我從來沒有走過這麼遠。過了摩斯脫以後，德國人就接替了捷克人；列車長不再用捷克話來宣佈車站的名稱，過了摩爾大瓦，任何人對我說話我都聽不懂了。現在想起來我真覺得好笑，可是在那時候，我的心情却是另外一種心情。

啊！這售票處！我要買一張到愛爾斯聶克去的票子，售票員喃喃地對我說了些什麼。我聽不懂他。我像一個傻子似的竭力傾聽；他以爲我有點聾，就提高了聲音。幸虧這一次的結局也很好。一個同國人來了，使我第一次體味到我們同胞友愛的真正價值。他是一個泥水匠。「老朋友，」他對我說，「你必須告訴我你要到的是哪一個愛爾斯聶克。」我要去的地方是克魯斯納·荷里。我說：「我很想對他說明，可惜我不會說德國話。」他對我說：「你居然這樣子就出國了嗎，你真有勇氣！」勇氣嗎，我是有的；只不過售票員把票子給我的時候，我不知道我應該付給他多少錢；我把衣袋裏的錢全部放在售票的櫃檯上，

他自己把錢拿了，找回我一個馬克和幾個芬尼^①。泥水匠在旁邊望着我們，他看見我用一隻腳踏在我的軍用皮箱上（這個軍用皮箱是我的哥哥送給我的），兩隻手始終不離開皮箱的把柄。

「你很謹慎，這是好的，」他說，「這裏有一張紙，我在上面寫明你要去的地方，同時也說明你不會說德國話。人家會幫助你的。火車上有許多薩克遜人。」

他把我帶到我要趁的火車上，我在車子上的那段時間只是注意車站的名稱，以免越過了站。

這些回憶都很奇異。有些事情還有聲有色地顯現在我的眼前。別的事情已經淹沒在灰色的漩渦中。那時候我大概在車子上打過瞌睡，這是不足驚奇的：我很疲倦，火車的聲音使我睡着了。這一點我到現在還是一樣：我一趁上火車就要睡覺。我沒有看見愛爾斯福克；我們是在夜間到達那裏。下了車以後，我覺得好像是縱身投入一個漆黑的池塘。我站

① 馬克和芬尼（Pfennig）：過去德國的貨幣，芬尼是銅幣。

② 指德國東部的薩克遜州（加黑森）的居民。薩克遜州和普魯士洛伐克交界，是本書主角出國時最初居住的地方，後來才搬到西部威斯特法倫去。